



幸福田园火车主题文化体验园。

## 春入幸福田

■文许永强 图张志强

3月的成都平原,春风携着都江堰的清润水汽,漫过温江区万春镇幸福村的田埂与林盘。在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幸福田园里,草木被晕染出嫩得能掐出水的底色,而比草木更鲜活的,是烟火中的幸福、触手可及的暖意,以及浸润时光的诗意与安闲。

我与朋友同往,脚下的路熟稔无比,先前数次来访,总被这片水光田园绊住脚步。四河穿境,支渠纵横如大地脉络,清浅渠水载着流云碎影、花木倩姿,粼粼波光似揉碎星光缓缓流淌。岸边老柳垂下嫩黄丝绦,风一吹便轻吻水面,搅碎满渠春色,也搅醒芦苇丛中的蛙鸣。田埂边野草破土,缀着零星紫白小花,麦冬青黛



幸福田园景区。

叶片间藏着细碎白花。风过处,花香、水声与泥土气息缠绕萦绕,熨帖人心。不远处林盘院落隐在茂林修竹间,青瓦白墙缀着新生藤蔓,与墙头桃花、梨花相映,一半烟火,一半诗意。

两百多年前“处处是流水,时时当渡桥”的景致,在时光里沉淀出温润诗意。幸福田园的水顺着旧有沟堰蜿蜒,银带一般绕过38个林盘院落,滋润着岸边抽芽的水杉与青嫩芦苇。我们沿田坎改成的游道徐行,方石与卵石印着岁月纹路,身旁紫薇花吐蕊,叶片上的露珠随风滚落。朋友因此而感叹,这田园不刻意雕琢,守川西本真,平淡里藏着细碎欢喜。

想起初次来到幸福田园的情景。那

天,我竟在这里意外重逢了多年未见的姐姐。我们同住温江,因琐事生了隔阂,久未好好相处。重逢时,她立在亲水廊桥之上,桥下湖水澄澈,映着流云柳丝,小鱼穿梭在水草间。不远处,小桥卧波,繁花烂漫,荷叶刚冒尖角,露珠似碎玉点缀。她指着荷花塘轻声说:“你看这水,绕来绕去终究相连。哪能真的生分一辈子。”我心头一暖,诉说了歉意。我们并肩徐行,看白鹭掠波,听蛙鸣交织,说着家常,暖意浸心。原来隔阂无需刻意化解,一缕春风、几句闲聊,便能使之悄然消融。人心向暖,隔阂消融,这是幸福田园给我的另一重欢喜。

后来再访,春日正盛。油菜花开得



荡舟幸福田园湿地公园。

金黄遍野,桃花缀满枝头,蔷薇攀篱绽放。农耕文化博物馆周边,青葱庄稼透着生机,渠水潺潺滋养沃土;湿地公园里,湖水澄澈,白鹭掠过,老人们坐在石凳上,翻看美图、絮叨家常,眉眼间是岁月的安然;游乐区里,孩子们追逐嬉闹,笑声漫过花海……好一派幸福田园的美好图景!

走着走着,耳畔传来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那悠扬的旋律,与鸟鸣、流水声交织在一起。景区工作人员小陈介绍,这里便是这首歌的源泉地。原来,当年词作家陈晓光来温江采风时,被眼前的田园景致深深打动,从而诞生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。如今,村里与高校携手共建创作实训基地,打造了三大幸福文化品牌——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采风地文化品牌、川西非遗与民俗体验品牌、生态田园与亲子研学融合品牌。诗意栖居、文化润心,这是幸福田园的给人的第三重欢喜。

此次我还见到了返乡创业的幸福村“80后”青年李钊,他放弃外地工作,回村开了“幸福号”火车主题花园餐厅。他说,回乡时被村里的变化惊艳,便萌生了在家乡创业的想法——守着万春卤菜的传承,也守着这片田园。餐厅由3节绿皮火车打造,载着卤菜香气,依傍在花海田园之间,独具特色。他说,幸福村给了他逐梦的机会,他要让更多人知道这里的美好与乡村振兴的力量。

夕阳西下,余晖将幸福田园镀上金光,绿皮火车上光影交错,水面上波光粼粼,远处林盘炊烟袅袅,青瓦白墙在晚霞中若隐若现,构成绝美的田园夕照图。

原来,幸福从不是奢望,它就藏在流水平草间、人情暖意中、逐梦坚守里,藏在文化润心的诗意中。春风又起,漫过田埂与人心,将幸福的种子,播撒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。



坐在岸边晒太阳的游客。



阆中古城一隅。

冯蔚红 摄



阆中古城中天楼。

冯蔚红 摄



阆中民居的青灰瓦屋顶。冯蔚红 摄

## 阆苑仙境行

■文/徐建成

“阆,门高也……巴郡有阆中县。”这是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。

记得第一次遇到“阆”字,是在半个多世纪前,读到曹雪芹的《枉凝眉》:“一个是阆苑仙葩,一个是美玉无瑕……”心里直叹这文字之美。

当我再次看到“阆”,是在“阆中”这个地名里。那时我已成为一名报社编辑。案头那些新闻或副刊稿件中的文字,那些黑白或彩色的照片,让一座历经千年、历尽沧桑、古香古色的县城的身影深深地印在我心底:好山好水相拥相依,贡院、张飞庙……还有一大片古民居那鳞次栉比的青灰瓦屋顶。

当年,从成都到阆中要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旅途颠簸。终日伏案的我一直无缘前往。

如今,阆中,我终于来了。两小时的动车,一杯绿茶刚刚泡浓,就已走进了你那高大而辽远空阔之门。

### 遥远而亲近的星

是夜,我在落下阆大酒店客房的窗口遥望夜空,寻找那颗星,那颗编号16757的行星:落下阆星。

满城灯光汇成灯的海洋,比天上的星星更多更亮。没有天文望远镜的我,自然是寻不到落下阆星的踪影。然而,它真实存在,高悬天宇、

光耀古今,以国际永久编号16757、以中国阆中人落下阆的名字,在遥远而辽阔的太空运行着。

遥想2100多年前,落下阆从阆中到京城,从家乡蟠龙山上简陋的观星台到制成宇宙模型浑天仪,从一介草根到在天文学、数学、农学诸学科上都作出开创性贡献的世界级科学大家,他走过了一条多么漫长而艰辛的路。他的智慧至今仍如运行中的16757号行星,让我们仰望——

他不仅参与创制《太初历》,也开创了春节的文化源头,让春节有了“中国时间”,绵延至今:中国传统的春节文化早已化为“天上月圆地上十五,月月月圆逢十五,昨日年尾今日年头,年年年尾接年头”的楹联表述;化为除夕前后,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,化为热热闹闹舞狮子、耍龙灯、赏花灯、吃汤圆……

因为有了落下阆的《太初历》,春节与24节气首次被纳入历法,春耕秋收、夏锄冬藏的农耕文明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,文人墨客笔下那些与节气相关的千古绝唱更是源源不断: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”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“春雨惊春清谷天,夏满芒夏暑相连,秋处露秋寒霜降,冬雪雪冬小大寒”……



落下阆雕像。

张晓东 摄

### 在老观采风看戏

走进阆中,也就走进了山水中孕育的春节文化、三国文化、科举文化、风水文化和民俗文化……

走进老观镇,也就走进了流光溢彩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——春节文化之祖落下阆就在这里诞生。

我走在老观的石板路上,采着风,观着景——老观镇的清代粮仓,遗迹犹存。那粮仓下的通风设计,那开关关闭的出粮口,那石砌的仓墙,还有那残碑……

老观不仅有储蓄物质文明的古代粮仓,也有洋溢精神文明的现代舞台。听,锣鼓响起来了,胡琴声响起来了——一个丑角、一个旦角粉墨登台,灯戏开场啰!

在镇文化站的小剧场里,演戏的是村民,伴奏的是村民,坐在台下看戏的也是十里八村的乡亲们。台上的道白是那样清楚,唱腔是那样亲切,琴声是那样悦耳,锣鼓声是那样热闹,演的那个相亲故事是那样幽默、风趣,硬是安逸得蹦(板)!

这正是:村民看,村民演,村里的故

事有板眼。寓教于乐好休闲,老观灯戏名声远!

老观灯戏是川北灯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2006年5月20日,经国务院批准,灯戏(川北灯戏)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由于灯戏演出多与春节、灯节、社火、庆坛等民俗活动结合在一起,所以形成小戏多、喜戏多、闹戏多的特点。

老观是川北灯戏窝子,也就是名扬天下的川戏窝子。

川戏有昆腔、高腔、胡琴、弹戏、灯戏5种声腔,以及为5种声腔伴奏的锣鼓、唢呐及琴、笛等。灯戏在川剧中颇有特色,语言通俗易懂,诙谐风趣,极富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。

川籍著名戏剧家吴雪曾说过:灯戏是川剧的根。这个根就是川剧来源于巴蜀传统灯会,来源于四川老百姓的婚丧嫁娶、喜怒哀乐和油盐柴米、人间烟火中……

天下的大事小事,世上有,戏上有。此时正在观戏的我们,也就是在观世上的事——在这个名叫老观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。



老观古镇春节民俗巡游表演。

张晓东 摄



老观灯戏表演。

资料图